

夏日琴聲 (Mlle Chambon)

——夏邦小姐的愛情言語

鄭治桂

人生追求幸福，幾經波折，到了只能隨著季節走下去的時候，還該奢望什麼？青春，已經過站；愛情，不知道在哪兒，還值得等待嗎？

《寂寞愛光臨》(Je ne suis pas là pour être aimé, 2005) 的導演史蒂芬布里塞 (Stéphane Brizé)，又拍了一部中年男子的愛情故事，但法文片名《Mademoiselle Chambon》(夏邦小姐)，卻是一個單身女子的名字。

她是代課教師，遠離了演奏舞台，也遠離了父母姐妹的家庭，是跟著學校旅行的候鳥，即使遇到好學校，教滿一年，夏天來臨時，她仍要離開，不留戀一切；這個接近中年的女子，孤獨一人，很沉默。

他是建造房子的人，一座房子好好建造是可以住上一輩子的家，他已經為自己建了一座完整的家，這個中年男子，是由家庭所定義的丈夫、父親，與兒子；妻子與兒子和父親的親情，牢牢的包圍著他。



這是一個不可能的愛情故事，故事不到結尾，你不會相信原來命運早已決定愛情的走向，性格與命運緊緊地框住男與女的前路，僅僅在他們寂寞的內心交錯糾結。這部片子並不宿命，但對人生的走向卻有很合理的導向，而愛情，卻在不可能命運中傳出令人喟嘆的迴音。

孤獨與等待

普洛旺斯地方春夏呼嘯的狂風並不寧靜，他獨自驅車登上無人的山巔，沉默的看著遠方，暫時離開安穩現世的生活，與他平靜的外表下也許騷動的內心；下一秒，鏡頭切換回小鎮露天咖啡座，放下咖啡杯，獨自起身的薇若妮克。

孤獨，並沒有文法，她的語言以相反的句型說出相同的心意。

尚恩 (Jean)，是個建築師傅，夫婦倆人，生活簡樸，所受教育有限，甚至回答不出小學兒子的文法問題，關於間接受詞補語 (COI, Complément d'objet indirect) 是什麼，兩夫婦老半天都解釋不清楚，片子一開頭就在這生活的瑣事中，蹉跎了一陣令觀眾不耐煩的時段。先生粗厚的體型與不善言詞的性格，塑造了一個有責任感的丈夫；有兩幕他為父親洗腳的戲，非常溫柔；他接送孩子上下學，總是擁抱並親吻著孩子，為他提著書包。他甚至答應孩子的老師薇若妮卡，為班上的學生說明自己的職業，在不善言詞的開

場中，尚恩不善言語而似乎遲鈍的外表，卻吸引了孩子的老師薇若妮卡的眼光。

他們初見面時，兩人的對話卻是拘謹的，而視線未曾交集，彷彿靦腆的少年男女。何以一位語文老師如此反常？而尚恩似乎有點自卑，這些不自在的外在舉止，將對面的他們放在遙遠的距離；在觀眾還未察覺這是一段愛情故事之前，他倆已經開始感覺到應該迴避的吸引力了嗎？而女人和男人的節奏是不一樣的。彷彿一見鍾情的獨特氣味，將翻轉成兩人無形的試探，與壓抑的強度。

生活就在習慣中度過，直到尚恩應薇若妮卡之邀，到家中修理窗戶，才開始認識窗裡的她。導演彷彿是那個中年男子，掩飾著他的悸動，一點一點的透露他的愛情語言。

愛的絃音

導演不厭其煩的把木匠的工作流程一一鋪陳，有條不紊的工序，穿插著薇若妮卡在家中不自在的心情，她從隔壁房間的書桌上批改作業，換到床上閱讀、最後，忐忑的內心似乎逐漸卸下心防，而安然睡去……。不知道什麼時候，窗子修好了，窗外的世界與噪音全部隔離在外了，剩下原本就沉默的兩人，開始不太自在的談話，在廚房的餐桌上，喝著咖啡。要如何對世界彼端的人示愛？碰觸到對方的心弦？尚恩突然大膽的要求，希望薇若妮卡為他演奏一曲提琴，害羞的她，終於願意轉過身去演奏一曲——愛情的主題出現。

愛情是夢想、是不可及的世界；是脫離現實，碰觸那不可能的美嗎？

她，單身，牆上掛著演奏提琴的肖像畫，桌上擺飾她在舞台上的照片，令人好奇。這個女子，她如何孤獨的在異鄉生活？又可能與一個泥水匠有什麼樣的交會？這是兩個世界的人，一個



敏感而孤獨，有著細緻的情感的小提琴手，孩子的老師，面對一個有家庭責任，所受教育不高不善言詞的中年男子，因為孩子的緣故，因為一扇會透風的窗戶，隔絕不了外在的噪音，因為一首小提琴曲，撥動了絃外之音。

尚恩一開始就抗拒著這般感受了嗎？不然當妻子建議邀請薇若妮卡來家中作客，他卻變得態度粗魯而現實？路上相逢，他讓薇若妮卡自己去選購油漆，轉身關上車門就要離去，故事發展到這裡，將兩人的世界截然劃分，沒有牽扯。可是故事的轉折卻在尚恩回轉油漆店，要求薇若妮卡告訴她哪裡買的到那日演奏小提琴曲的唱片，所有的外在行為與性格言行的種種反差，彷彿只是一段序曲，兩個世界的人，終於從遙遠的極端轉向對方，而逐漸靠近。不愛言語的兩個人，開始了不可能的愛情。

愛情的言語

愛情本身如此脆弱，人近中年更為曲折，它卻還要經過怦然心動與理性的節制，擺盪於吸引與猶豫之間，承受按捺衝動卻接受直覺的驅使，如琴弓的來回拉鋸，經歷想念與渴望，如音符連綴成線條，點點滴滴，洩洩難以言說的宣敘，回味苦澀或是恍惚的印象，拉奏出心跳的節奏，將往而復旋。

誰能想像，中年男子的孤獨？南法刮著強風的山坡上，尚恩孤獨的眺望遠方，宛如鏡頭切換，薇若妮卡在露天咖啡座獨自品嚐咖啡。不同的世界，孤獨的人們，各自的軌跡，終於交疊在門縫底塞進房裡的一封信上，寫著的一行字：「我想念你」（Je pense à vous, Jean）。

尚恩再度回到薇若妮卡的家，兩人並肩坐著，聽她放著小提琴的曲子。時間被拉成細線，慢慢抽出深埋在生活與性格裡的情感。尚恩伸出手掌，握住薇若妮卡的手，溫柔的握著，親吻著；他那雙提著鐵槌猛力敲擊屋牆和修理窗戶的粗厚手掌，握著她拉奏琴弦的纖細手掌。她纖瘦的雙臂，隨著他的手掌，輕撫他的臉龐，兩人輕撫擁抱，慢板的弦樂，將親吻綿延在絲弦的線條中。這一幕將是愛撫與親吻的經典。

導演塑造了一雙手，泥水匠和提琴手的雙手，溫柔的相握，如此相契，如愛情的語言，在沉默中傳遞琴音般的心聲。羅丹粗厚的手掌不是也曾撫觸捏塑女人最纖細的深處嗎？

愛情來時，無比幸福，但動情含著罪疚與不安，幸福感能永恆嗎？一幕薇若妮卡來工地找尚恩的戲，告訴他考慮接替退休的老師，長住下來，愛意讓人勇敢想像起不可能的希望，兩人可能在一起嗎？但尚恩的妻子又有孕了，她決定離開。彷彿從一開始就寫好的人生劇本（C'est écrit）。

教室最後一瞥，她細心的收拾著牆上的教材，她勾留教室優雅而緩慢的動作裡，觀眾或許瞥見了焦距之外的背景黑板上，天真的字跡寫著「老師再見」（Au Revoir Maitresse），令人心上一動，法文中「（小學）老師」和「情婦」是同一個字「Maitresse」，這般巧合！鏡頭隨著她移動的這個片刻失焦的畫面，難道不會令人產生微妙的聯想（nuances）？導演不可能在這部手法細膩的感情弦樂曲中，刻意置入如此顯白的隱喻，

甚至是諷刺了，但擅於在慣性行為中隱藏感情，屏棄言語來傳遞無聲語言的他，怎可能對此毫無察覺，而誤觸淺白的俗套手法？還是，如導演所說，既然無心寫下這個字，又何必刻意擦去它呢？人生中解釋不清的決定難道不也是這樣嗎？

薇若妮卡離去前，沉默的答應了尚恩，到他家裡來為80歲生日的父親演奏一曲。所有家人齊聚一堂，姐妹與丈夫們，兒子與姪子們，父親與妻子，歡聚在一起；孩童的笑聲，與老人的歡顏，包裹著幸福的定義。當薇若妮卡開始拉奏提琴，看她一人面對一整個家庭的孤獨姿態，導演將衝突與不安若無其事的包裹手法令人驚異！她先說了一段話：「這是愛爾加（Edward Elgar, 1857-1934）的曲子《愛的禮讚》（Salut d'Amore），他在30年代過世」，令人奇怪的開場白？接著她拉出這首極為優美的曲子，而她卻如此的憂傷，老人若有所思，尚恩卻深情注目，一旁妻子也許看出了什麼……。

尚恩送薇若妮卡回到家中，兩人在淚水中擁抱，在僅有的一場作愛戲中，緊緊不捨的擁抱。他說出「明天我跟你一起走」，如「我想念妳」那般肯定，那樣簡潔，她卻含著淚水在他耳畔說「你做不到的不要說出口」。人過中年的決定，再也無法斬釘截鐵。導演內斂的語言，小心的迴護著愛情的初衷，在抵觸道德的思慮中，細緻的迴避出軌與偷情的窠臼；他抽離慾望的歡愉，敘說苦澀與憂傷，他小心的說著一個只有愛沒有傷害的故事。

隔日，在月台上，薇若妮卡等到氣笛聲響，人群散去，火車將開的最後一刻，才踏上車廂；帶著行李急忙奔赴車站的尚恩，卻在最後一刻，在穿越月台的地下道裡，停下腳步，不敢走出地面，也一直沒有轉過身來面對鏡頭，這份愛也將永遠留在記憶的地下道裡了。



火車就此遠去，尚恩回到家中，當妻子看見角落的行李背包，沉默的眼神收回視線，看著丈夫，交換著習慣的言語。窗外陽光明媚，人生依舊安好，但不一樣了，要如何結局呢？極為動聽的老歌，感嘆著愛情的記憶，如逝去的季節。

當尚恩在地下道中猶豫時，他的思緒緊緊扣著我們的心弦，他不該隨她而去，可是他該放棄她嗎？這個撥動情弦的女子，喚醒了他，這不就是真正的愛情嗎？但家裡的愛卻不該受傷害；導演的鏡頭已作了決定，尚恩的背影為什麼仍在我們的心中停格呢？

愛情藏匿在你不相信的某處，等待是苦，遇見是喜是憂，旁人看不見；她彷彿等待著（Je suis là pour être aimée），而他讀到了她的眼神；當人生已經走到一半，錯過的、不該出現的愛情來臨，驀然出現她（他）時，是去愛呢，還是不敢相信？

（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，
本文圖片皆由海鵬電影提供。）

茶花女

「茶花女」原是法國小說家小仲馬的名作，敘述亞蒙與瑪格麗特的愛情悲劇故事。

在兩廳院的邀請下，國際著名導演鈴木忠志將法國的戲劇注入了台灣元素，以國、台語發音，重新詮釋了這個愛情故事。他把「何日君再來」、「思慕的人」、「愛拼才會贏」、「綠島小夜曲」等膾炙人口的台灣流行音樂融入在劇情之內，也把東方的情調以及動人的氣氛貫穿在佈景及燈光之中，尤其是最後的一幕，瑪格麗特的靈魂隨著片片雪花消逝而去的場景，更是一幅淒厲絕美的畫面。

這齣音樂劇於2月10日起在台北兩廳院上演4天，之後便移師高雄。

兩廳院藝術總監黃碧端女士在10日晚首演後的酒會中致詞說：「這種跨文化的創作方式，豐富了本土文化的內涵。」

鈴木忠志也說，他過去與歐美劇團合作機會較多，這次應邀前來導演台版「茶花女」音樂劇發現台灣文化非常富有活力，今後他希望多花時間瞭解。